

悦读书吧

## 笔尖上的四季流转

——读散文集《橙黄橘绿半甜时》

□ 李奎声

《橙黄橘绿半甜时》是一部辑录了鲁迅、汪曾祺、史铁生等17位现代作家多篇散文的散文集。散文集以春夏秋冬为轴旋转开来，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四季流转的动画画卷：堤岸上的绿柳、烈日下的花海、飘扬的落叶以及屋檐上的落雪……如童年里花丛中飞舞的群蝶般，纷纷撞入胸怀，令人沉醉也令人沉思。

春天，是作家笔下夹杂着寒意的风；是忽晴、忽雨、乍暖、乍寒、最难将息的时候；是湖岸边挂着几万串嫩绿珠子的杨柳树；是阴雨欲晴的养花天；是缠绵的雨；是迟起的我；是公路上骑车飞奔的男孩和女孩。万物萌动的季节，哪怕还残留着冬的点滴凛冽，亦不能阻止人们的念头：对春的气息的渴望。因此，丰子恺才说：“东洋人之乐，乃在绿柳才黄半未匀的新春。”这春，是飘在精神上的，是若有若无的。

夏天，是作家笔下着意寻摸的避暑去处；是蓬窗下听雨人的欢欣；是瘦西湖上飘着的游船与岸边令人垂涎的茶馆与小笼点心；是于月色下欣赏那满塘荷花来驱赶心中的坏情绪；是端午节驱瘟的无奈与窃喜；是耐心等待一池荷花盛开；是听虫鸣鸟叫，闻栀子花香满街道。作家笔下的夏日开始变得喧嚣起来，充斥着人间烟火；花香扑鼻，瓜果葱郁。这夏，是附在感官上的，是实实在在的。

秋天，是作家笔下难以入眠的夜晚；是对于时光匆匆的无限怀念；是北方苍蕊的槐树和挂着红果的枣树；是眼见那低压的云夹着迷蒙的雨色；是看那盛开的桂花、菊花与海棠；是北京人念叨着的“贴秋膘”；是未能与母亲同行共赏北海菊花的遗憾。作家心上的秋终究缠绕成一缕缕愁绪，装满了这落木萧萧的季节。这秋，是住在灵魂上的，是无限缥缈的。

冬天，是作家文章里北方少有的拥有温情天气的济南；是对人生也有冬夏的感叹：童年如夏，成年如冬；是白马湖整夜刮着的凛冽寒风；是街市上游荡着的渺小的人儿；是竹枝松叶顶着的一堆堆的白雪；是北平人家正忙着买煤炭、做冬防；是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；是静静思索的树以及周围飘浮着的淡紫色的烟雾；是探访那无比沉默却悲欢俱在的老家。冬季在作家的笔下犹如一位入定的禅僧，安静地打坐。这冬，是埋在心头上的，是长久沉默的。

“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。”四季流转，人生感悟在旧时光里如流萤般熠熠生辉。纵观整部散文集，可以发现作家笔下的四季里有风、有雨、有草木昆虫，亦有人间真情。万物在诸位作家的笔下被赋予了生命的律动，成为一首永不褪色的调子。当我们翻开这书页时，那岁月里的花、鸟、树、雪、风、雨以及那千般的愁绪和万般的思念，便都如天籁般萦绕在你我的耳际与心间了。

## 征稿启事

为突出政协特色，发掘政协文化文史资源，本报对《记忆》版面进行改版，开设《文化》《岁月》两个专版，每周一轮替出刊。

《文化》专版，以弘扬民族文化、探寻时代生活、折射文化价值、彰显人文关怀为宗旨，开设《悦读书吧》《似水流年》《往事如烟》《美文小札》《佳作欣赏》《光影瞬间》等栏目，刊发读书、随笔、散文、书法、绘画、摄影等佳作。

《岁月》专版，以传承红色基因、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，展现我省各级政协文史工作成果，开设《红色记忆》《三秦史话》《史海钩沉》《人文风物》等栏目，凸显地域特色，讲求事实准确、故事性强。

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，欢迎各级政协委员、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，优稿优酬。

投稿邮箱：

gejiedb2008@vip.126.com

联系电话：029-63903884

《各界导报》编辑部

## 落跑的灰兔

□ 曾德超

兔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！

我央求爷爷改天再去把那只灰兔找回来，朴实的爷爷直截了当地给我讲：“这只灰兔本来就是野生的东西，它不习惯被圈养的生活，它也有爸爸妈妈兄弟姐妹，让它回去找它的家人岂不更好？就像你，在自家待着最舒服，是吧？”经这么一哄，我就释然了。是啊，它曾经给我带来过快乐，这就足够了！回想起来，野兔和家兔相差甚远，家兔满足于饱食终日的安逸，野兔则向往无拘无束的自由，它们碰巧打洞穿过兔笼后，家兔还想着回窝食宿，而野兔则想着远远逃离，这就是天性使然，我们尊重天性，也是一种美德。

这种不闻挂齿的小事在几十年以后突然在脑海里闪现，让我很奇怪，为什么还能记起？反思久，突然某天刮起了大风，一滴甘露落到了蜘蛛网上，蜘蛛见甘露晶莹剔透，爱慕不已、开心不已，仿佛明白了修行的意义就是等这甘露。但好景不长，又来一阵风把甘露吹走了，蜘蛛怅然若失。此时，佛祖又来了，问蜘蛛：“上次的问题你可有新的见解？”蜘蛛心念甘露，忧郁道：“我更深刻感受到世间最珍贵的是‘得不到’和‘已失去’。”佛祖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就让你去人间走一趟吧。”

到了人间，蜘蛛成了一位宦人家的大小

圆音寺的横梁上有一只修行千年的蜘蛛。某一天，佛祖来到圆音寺为民许愿，离开时，抬头望见蜘蛛，便提了一个问题：“世间什么最珍贵？”蜘蛛思索一番道：“世间最珍贵的是‘得不到’和‘已失去’。”佛祖笑了笑，摇了摇头，离开了。

蜘蛛边修行，边琢磨佛祖之意，又过了一千年，突然某天刮起了大风，一滴甘露落到了蜘蛛网上，蜘蛛见甘露晶莹剔透，爱慕不已、开心不已，仿佛明白了修行的意义就是等这甘露。但好景不长，又来一阵风把甘露吹走了，蜘蛛怅然若失。此时，佛祖又来了，问蜘蛛：“上次的问题你可有新的见解？”蜘蛛心念甘露，忧郁道：“我更深刻感受到世间最珍贵的是‘得不到’和‘已失去’。”佛祖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就让你去人间走一趟吧。”

到了人间，蜘蛛成了一位宦人家的大小

圆音寺的横梁上有一只修行千年的蜘蛛。某一天，佛祖来到圆音寺为民许愿，离开时，抬头望见蜘蛛，便提了一个问题：“世间什么最珍贵？”蜘蛛思索一番道：“世间最珍贵的是‘得不到’和‘已失去’。”佛祖笑了笑，摇了摇头，离开了。

到了人间，蜘蛛成了一位宦人家的大小

## 无法逃避的邂逅

□ 张翼安

临汾战役和解放大西北、成都、西康等战役及康藏剿匪。他从娃娃兵开始，立功无数，直到师级光荣离休，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部队。养父为自己是一名军人而感到骄傲，为自己的戎马生涯而自豪。

1966年，7岁的我到了上学的年龄，但养父却因为历史原因遭受冲击，所有学校都不敢招收像我这样的学生。那时的我看见别家的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，心中无比羡慕。家中亲人也为我不能上学而非常担心。1970年，我已经11岁了，为了能上学，家人通过关系才让我过了报名关。因为这次邂逅，我11岁才圆了上小学的梦。

养父是军人，经常忙于军务，我很少能在家里看到他的身影。家里就只剩下我与养母，养母有陈旧性心脏病、哮喘，身体一直不好，睡觉都是坐着睡，加之旧社会里缠过右脚，走路路步履蹒跚，行动很是不便。我记得6岁时我就开始做洗碗、扫地、打酱油、洗衣服、担水等家务活了。那时看见别家的孩子整天活蹦乱跳地在院子里玩耍，我偷偷流下过多少眼泪，为自己成长在这个家庭而痛苦不已。

1978年，我高中毕业，和其他有志投身国防建设的热血青年一样，我积极报名参加。

原本还想让我那军人养父帮我一下，参军

可能会更方便、更快捷一些。说来也不巧，征兵报名那些日子里，养父出差去了。我自己一个人参加了征兵活动。很快，我通过了登记、初审初检、体检、政审等环节，眼看离入伍参军就一步之遥了。

那些天，每每想起自己即将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，我心里那种高兴劲就别提了，常常辗转反侧，夜不能寐，即便是睡着了，做梦也是穿着新军装、亲朋好友欢送我参军的场景。

就在我即将参军要走时，养父从外地出差回来了。当得知我报名参加参军的消息后，他大发雷霆，找了负责招兵的部队领导，养父讲：“我是一名军人，又是一个领导，所以我的孩子不能当兵，如果我的孩子当兵去了，就有利用职权、开后门之嫌。”

就这样，在养父的亲自出面“帮忙”下，我当兵的梦想就此破灭。当一名军人是我一生的梦想，就此事我埋怨过养父，甚至在心里不止一次恨过养父，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同养父讲话。

高中毕业后，因没有考上大学，当地政府领导到部队找到我养父，让我到政府部门去工作，可是养父似乎并不领情，当着别人的面说：“因为他是我的儿子，不能搞特殊化，自己的路要靠自己去走！”

## 记忆里的老屋

□ 辛恒卫

弟看书学习很用功，每天晚上都要在煤油灯下写作文、做练习题。为了鼓励二弟考大学，父亲说，你弟兄几个如果都想考大学，煤油我管够。

煤油灯亮度不够，经常要凑得很近才能看得清，二弟看书时额上的头发经常被灯火烧焦，鼻孔也被熏黑。每次早上老师上课的时候，经常会眯着眼睛盯着学生的头发和鼻孔看一看，哪个的头发被烧焦了、鼻孔熏黑了，说明头天晚上看书用功了，于是就表扬一番。

老家的巨变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。最早是通电。政府下大力气修建电网，高压线穿山越岭接到山里，各家各户都装上了电灯。从此，山里人丢弃了熏人的麻油灯和昏暗的煤油灯，可以像城里人一样拥有干净、明亮的灯光，开始有了丰富的夜生活。

通电的那一天，山里人比过年还要兴奋，山坡东边的吉庆、吉印两位回族干叔，高兴地打开一瓶珍藏了十多年的西凤酒，两兄弟喝到酒醒见底；山坡两边连狗娃邀了几个小伙伴打扑克，第二天太阳都出来了，还以为电灯在亮。

有了电，各家各户都买了电视机，从此能天天看新闻、看电影、看连续剧，坐在家里就可以了解山外的世界。接下来，电冰箱、电磁炉、电热毯等电器陆续走进山里人的家，山里人的生活也开始讲究起来，平时谈论的话题也不再局限于家长里短和鸡毛蒜皮，也经常谈到美伊战

争、奥运会等话题。

与通电不同，山里通自来水的事倒是没有引起太大关注。原因是山里人喝惯了山泉水，基本上都能引水到家。不同于自家弄的小蓄水池，接通的自来水是经过蓄水、沉淀和相关检测才流进家里的，比原来直饮的山泉水更加健康、安全和方便。山里人也懂得这个道理，只不过觉得这比较平常罢了。

山里人最开心的是公路的修通。起初，村里向上级申请了扶贫款，从河道里修整了一条简易的车路，运货的农用车、卡车从此都能开进山里，方便把山里的山货运出山，以前靠担脚蹩生的脚夫从此消失。

去年清明节回老家，族哥恒义对我说，明年过年恐怕不能在老家过了。我问他为什么，族哥说，刚刚接到消息，政府规划要新修一条通往程家川观光旅游的循环景区大道，老屋正好处在大道的路基上，很快就要拆迁了。

族哥对即将搬迁的事特别开心，因为他们的新家准备安置在村委会所在地的青树坪附近。别的不说，孙子上学的问题一下子就得到了解决，这是他最关心的头等大事。

站在老屋前，我感慨万千。老屋寄托了我太多的情怀，靠担脚生活的回族干叔，老屋后的小水沟，冒着油烟的麻油灯、煤油灯……老屋也见证了村里的沧海桑田，它已深深地融入我生命的印记里。

时光的轮盘转得真快，一晃眼又到了兔年之尾，再次同“它”相遇，将是十二年之后了。带着不舍的情结，我想起了小时候落跑的那只灰兔。

刚上小学那年的春天，我家养了五只白白的肉兔，计划用于来年春节期间改善生活。爷爷心灵手巧，用松木条扎成兔笼，放置在大门口屋檐下的角落处，既通风又方便喂食。笼子大约两米长、一米宽、半米多高，上有顶盖，底部很“接地气”——是松软的黄土地面，好让兔子的活动空间舒适又宽敞。

几只小白兔刚来家时，圆溜溜、白嫩嫩、傻乎乎的，特别可爱。每天放学回家，我都要到兔笼前，拿着菜叶子，伸进木栅栏缝隙去逗一逗这些小精灵，它们也毫不畏惧，争相前来抢食，看到它们挤在一起大快朵颐的憨样儿，内心的满足感爆棚。快到夏天时，兔子们渐渐长大了，地面出现了几处坑坑洼洼，我不解地问爷爷是什么原因。爷爷告诉我，兔子天生爱打洞，这些小土坑是它们在挖洞呢。我马上警觉起来：“可别让它们钻出笼子跑了！”爷爷说：“这些兔子还小，没那么大本事，而且过一段时间我就用土填上，你就放心好了。”听后，我踏实了。

日子就在这样有期盼的循环中飞逝，转眼到了初夏的一个傍晚，我刚回家准备去给小兔子们喂食，就惊喜地看到，笼子里多了一只灰兔，虽蹲在笼子的一角，但异常醒目。我问爷爷：“又买了一只兔子？”爷爷回答：“今天运气好，到山里砍柴时，意外发现了这只兔子，它腿受了点伤，跑不动，我就捡回来了。”得到这个“意外之财”，我自然格外高兴，想同这个小家伙打打招呼，于是拿着鲜嫩的莴笋叶去逗它，但它惊恐地看着我，一动不动。不给我面子可不行，我拿起小棍子捅它，希望它往我这边挪动，好看个究竟，但它缩得更紧了。爷爷制止道：“它刚来认生，受了伤，又是野兔，要慢慢来，不要惊扰

## 似水年华

这是一次改变我人生命运的邂逅，也是一次让我无法逃避的邂逅；这次邂逅让我11岁才圆了上小学的梦……如今想起，仍让我心潮澎湃、思绪万千。

这次邂逅发生在63年前，那时我才1岁多，生活在祖国西南地区一座城市，我家离当地部队的营房很近。一天，父母带我出去玩耍，意外地在部队大门不远处碰见了一位身穿军装的陌生人，他见到我后立刻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，非常喜欢。此次邂逅，我便与这位军人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他后来经常来我们家，成了我们家的常客，和我父母亲密无间。后来听父母讲：因为这位军人膝下没有孩子，而且又特别喜欢我，希望能做他儿子。由于对方家里条件很好，加之和我父母关系也很好，因此我便顺理成章地成了这位军人家庭中的一员，这位军人便是我的养父。我后来的人生都因为这次无法逃避的邂逅而彻底改变。

养父与电视连续剧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中的主人公石光荣一样，为人坦荡、忠诚、正派、爱憎分明。他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拼命三郎精神，令人敬佩。

养父打过许多仗，也受过很多伤。他1941年参加革命，先后参加过豫西战役、太原战役、

## 时代变迁

我家的老屋在秦岭深处镇安县程家川背阴的山坡上。从我刚记事起，老屋还是两间不足40平方米的草屋，那还是爷爷辈建起来的。直到1970年，父亲又在草屋旁边盖起了与草屋同样大小的房子，同时把草屋也翻新了，全部换成了青灰色的瓦屋。

行路难是山里人心中最大的痛。从老屋到西口镇差不多有20里的山路，途经龙洞坡、洞沟口、两里洼，下了一山又一山，过了一坡又一坡，真所谓“看到屋走到哭”。

山里人要把自家产的核桃、板栗、柿子、鸡蛋、香椿、桐籽等土特产运出去换钱，再买回油盐酱醋，全靠肩背人扛，一出一进，一下一上，累得骨头都能散架了。

挑担艰难，也蕴藏着商机。于是，就有了一帮专门靠挑担谋生的人，当地人叫他们“担脚的”。从这些人的穿着打扮就能看出来，他们脚穿草鞋，上身赤裸，肩膀上搭一条擦汗的毛巾，浑身黝黑油亮。由于常年挑担，很多人双肩上都有一层厚厚的老茧，有时还翻着一块块磨破的肉皮。担脚的人不穿上衣，不是因为流汗多，而是爱惜衣服，怕扁担把衣服磨破了。

我家东头有一个靠担脚维持生计的回族干叔，他经常从西口镇往县城送鸡蛋、核桃、板栗、柿子、天麻等物资，一次去路上大概要三天时间；再把城里的油盐、火柴、香烟等百货担回来，又要三天，百里百斤往返一趟也只能挣十块钱。